

对决

两大家族之间的
恩怨争斗
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

历史的进程

History

吴军★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对决

两大家族之间的
恩怨争斗
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

历史的进程

History

吴军★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进程/吴军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039-4215-0

I. 历…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3559号

历史的进程

作 者	吴 军
责任编辑	张勃倩
封面设计	小白印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215-0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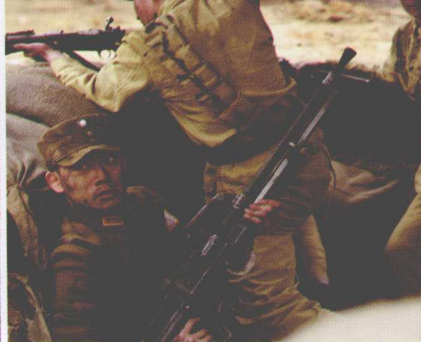


历史的进程
HISTORY









“好，既然争斗，就别分什么输赢，”他精神抖擞，表示要同仇敌忾到底的决心，他爽朗地说：“我们先来个‘划地盘’，”李春山点点头说：“但这条银链在咱手里，咱不能让任何人染指，咱俩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干脆咱俩来个‘划地盘’，”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旧恨新仇
007	第二章 红杏和黄英
012	第三章 炎刘镇里的生死
016	第四章 土地庙祈福
021	第五章 夺地阴谋
027	第六章 割谷定输赢
035	第七章 壮汉麻楼
041	第八章 几家欢喜几家愁
046	第九章 银子姑娘
051	第十章 意乱情迷
058	第十一章 情为何物
063	第十二章 山雨欲来
068	第十三章 夜闯狼牙岭
075	第十四章 山中酣战
081	第十五章 心事谁知
085	第十六章 艰难抉择
090	第十七章 趁火打劫
095	第十八章 自卫队
101	第十九章 小炉匠
105	第二十章 祁春秋
113	第二十一章 毁地
120	第二十二章 生死劫
126	第二十三章 生离死别
132	第二十四章 山河淌血

138	第二十五章	沉沦
143	第二十六章	阴差阳错
148	第二十七章	丁镇长
154	第二十八章	寒冬酷刑
159	第二十九章	王二疯了
167	第三十章	粮食
174	第三十一章	祁家老三
180	第三十二章	新四军除奸队
188	第三十三章	全民抗战
195	第三十四章	真假代表
201	第三十五章	硝烟与鲜血
207	第三十六章	地下兵工厂
212	第三十七章	家人蒙难
217	第三十八章	生死之战
222	第三十九章	加入新四军
229	第四十章	教书先生
235	第四十一章	巧夺军粮
244	第四十二章	大义灭亲
251	第四十三章	大显身手
257	第四十四章	陈县麇兵
265	第四十五章	战俘营
275	第四十六章	地道逃生
282	第四十七章	反攻大决战
287	第四十八章	悲喜交加
292	第四十九章	处决汉奸
300	第五十章	再陷囹圄
306	第五十一章	重回部队
311	第五十二章	解放区土改
315	第五十三章	决战炎刘镇
321	第五十四章	魂归大地

第一章 旧恨新仇

1911年的深秋，大地一片肃杀。湍急的大塘河从大别山深处蜿蜒而出，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处豁然开阔，将富饶的大平原一分为二。方圆百里最大的镇子——炎刘镇，静静地偎依着河岸而建。

阳光以及空气中弥漫的干稻草的香味让人沉醉，但是今天，镇上的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人不面带恐慌之色，连平常满街乱窜的猫狗都躲在自家门里不敢出来。几个胆子大的后生趴在自己家的屋顶，屏着呼吸往镇子中心的石条大街上观望。

没人记得清这是丁家和祁家第几次为了争地而大打出手了。一场械斗刚刚在石条大街结束，光滑的石条上散落着带血的镰刀和铁叉。精疲力竭的双方用仅余的力气在收捡尸首和伤员，偶尔有叫骂声爆发，但又迅速沉落。

丁姓大当家丁寿田稳稳地坐在丁家大院堂屋正中，看着族人陆续回来，几具尸首蒙着白布顺次放在屋檐下。丁寿田见人群中没有了大儿子丁啸洪，心里一沉，但脸上仍不动声色。

人聚齐了，管家丁四皱着眉走到丁寿田跟前，欲言又止。丁寿田瞪了他一眼，丁四只好走上前去，在丁寿田耳边嘀咕了几句。还没等听完，丁寿田就抓起桌上的茶碗使劲往地上一摔，朝丁四喊道：“你带人到库里，有多少刀，都给我拿出来！今天跟他祁家了结了！”

丁家大儿子丁啸洪的死讯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更新鲜的是，丁啸洪的“根”让人给割了，这是当地最忌讳的事，因为长子若没了“根”，这家人就要断子绝孙了。祁家虽然死的人多，但凭这一点无疑已占上风。对丁寿田来说，这种有辱门第的事比儿子的死本身更严重，他要集结所有力量，跟祁家彻底打个输赢。

丁家大院里，空气中抖动着女人们压抑着的哭声。几十个汉子正大口喝酒。内室里，丁寿田正对十岁的小儿子丁啸天小声嘱咐着：“这次爹爹要拼了，要是有个闪失，你千万要藏起来，别忙着报仇。仇要报，不可不报，但根要先续上。你记住，香火和地就是丁家的命根子……”丁啸天咬着牙，一声不吭。

这时，丁四带着派到祁家周围探风的佃户走了进来。

“老爷，祁家怕了，上县里报官去了！”

“便宜不了他！给我备马，咱得走在他前头！”丁寿田怒道。

祁家和丁家对县衙都是轻车熟路，几乎同时到了县衙门口。怒气冲冲的双方一见县衙门口的景象都惊呆了。

几个衙役拖着剪散的辫子正忙着挂五色旗，身上的衣服也换了。丁寿田和祁家当家的祁正祥这两个死对头禁不住相视一愣。就在他们争斗不休的时候，大清国就这样没了。

丁祁两家是县里的大户，世代争斗，县太爷平常谁也不敢得罪，但改朝换代似乎也让他来了精神，他指着两位当家的鼻子直嚷嚷：“你们不要闹，要再闹，就先革了你们的命！”丁寿田虽然不服，但这改朝换代的大架势，似乎让人命也不值一提了，所以不知道如何是好，而祁正祥自然乐得暂且息了争斗，所以也不再去争辩。让他们都不痛快的是，二人都被县太爷“咔嚓”两声将拖了半辈子的辫子给剪了。

两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到了炎刘镇。世代累积的仇恨又暂时回到了等待爆发的平静之中。

丁家大院里，处处白布黑幛，大少爷丁啸洪的丧事在悲愤中进行着。丁

寿田独自一人坐在后院的槐树下。大儿子的死让他一下子感到了巨大的危机，丁家虽家大业大，但自己的近支稀少，如今膝下只剩下小儿子丁啸天，稍有差池，丁家的基业就算完了。想到这里，他急忙派人去唤丁啸天，以免不测。正在这时，管家丁四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老爷不好了，小少爷不见了！”

“啊？”丁寿田一听，正好刺中心事，一口热血上涌，天旋地转，昏倒过去……

满身泥土的丁啸天，怀里揣着镰刀，在夜色掩映下，一点点爬上了祁家大院的高墙。仇恨让这个瞬间变成家里独苗的十岁孩子浑身忽而火热，忽而冰凉。他的目光仔细搜寻着祁家老大祁春华的身影。

祁家上下虽然因让丁家老大断了“根”而颇有胜利感，但因此结下的新仇也更为强烈，丁家随时都可能来大规模火并，这让当家的祁正祥忧心忡忡。大儿子祁春华和二儿子祁春秋在一旁侍候，嘴上满不在乎，但心里都有些胆怯。

祁春华想来想去没有头绪，只好找管家来商量对策。他推开门，想直接到前院，但是转念一想，又回来在门边抄起一根棍子，迈着碎步向前走来。祁春华的脚刚一迈出，在影壁墙的影子才逗留了不过两秒钟，一把镰刀便直愣愣地向他下阴砍去，随着一声惨叫，祁春华重重地摔在地上。

丁啸天还没跑出几步远，闻声赶来的祁家人就七手八脚地将他抓住了。丁啸天也不挣扎，只是拼命向祁春华那里看去，借着灯光只见祁春华痛苦地捂着大腿，血流如注。丁啸天狠狠地一跺脚，恨自己没砍上祁春华的“根”。

祁春华一边惨叫一边大喊：“把这小兔崽子给我砍了！”

“慢！不行！”祁正祥闻声赶来，喝止众人，脸上现出一丝冷笑。要是杀了丁啸天，和丁家结下的仇怨更大，而将这根独苗控制在自己手上，那就有天大的好处。与此同时，他也为丁啸天的胆量暗自吃惊，自己的儿子真是愧不如人了。

“管家！安排一下，找人给丁家传个话，就说想要回儿子，就把河西那片地都转给我祁家，还得说明一点，是丁啸天自己找上门来的，这可不是我祁正祥欺负人，哼！”祁正祥一转身，连儿子的伤势都顾不上看就回屋了。几个壮汉掐着丁啸天的脖子，将他扔到了柴房里看管起来。

丁寿田慢慢地睁开眼睛，发现只有丁四在眼前。失去儿子的愤怒已经被新的失败消磨光了，他不知道应不应该怪小儿子，但是无论怎样，这个哑巴亏他丁家是吃定了。他再次闭上眼睛，缓缓地对丁四说：“给他地！”

炎刘镇没人知道改朝换代意味着什么。在这熟悉的深秋时节，人们像往常那样生活着，关注着他们熟悉的丁祁两家。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和他們有关，但是和谁胜谁负无关，就连双方械斗死了人，人们也认为是天经地义。死人不过是他们下一次争斗的筹码而已。

丁啸天坐在祁家柴房的地上，双手被反绑在身后，两条壮汉在门口来回走动，不时向屋里张望。他双手火辣辣地疼，但没吭一声。灌满他全身的仇恨燃烧着，但又逐渐在单调的时光中熄灭。他毕竟只是十岁的孩子，他想念一切，包括爹爹，印象已经模糊的亲娘，他的堂弟，也是他的跟屁虫——丁文才，以及伺候他的小丫头红杏。泪水涌满眼眶，就像感情的洪水充满他的内心。但是，眼泪还没落下来，仇恨的火星又在莫名的大风中一下子腾成火焰，迅速灼热他的全身。他抬起右脚狠狠地踢了自己左腿一下，以此惩罚自己的软弱。

门开了，壮汉一把提起丁啸天向外走去。祁家的头面人物站成一排，看着这个满眼怒火的孩子，竟都有些说不清的愧疚。祁正祥把手一挥：“走！我看他姓丁的还有什么能耐！”

一行人向镇子北头的土地庙走来，这是丁祁两家可以见面的地方。祁正祥一边走一边想，势均力敌的两家如今终于由他占了上风，但他竟毫无得意之心，他给丁家种下的伤害已经化成暗暗的恐惧，这股恐惧似乎像火一样，迅速烧毁了他目前的胜利。但是在现实中，他一定要延续这个胜利，支撑自己和祁家。

丁家的人早已经在土地庙等候了。庙里的道士小神仙在神像前的八仙桌旁侧坐着，不停用言语安抚着居中而坐的丁寿田。

丁寿田一眼看见了祁家人群里的丁啸天，怒火腾空而起，但脸上仍不动声色。

祁正祥大大咧咧地朝小神仙一拱手，一屁股坐在了丁寿田对面。丁寿田对管家一使眼色，管家把一张拟好的土地契约递了过来。丁寿田看也没看，一把抓起来朝祁正祥一摔：“先把我儿子放了！”

“哈哈！”祁正祥放声大笑，“现在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话音刚落，祁家壮汉已经将刀架在了丁啸天脖子上。

丁寿田气往上撞，但看着自己仅剩的小儿子，只好一言不发。

祁正祥更加得意了：“我们两家都靠着地立足，但是炎刘镇的地，迟早都是我们祁家的！哈哈！”

这时，丁啸天突然嚷道：“爹，跟他们拼了！我今天就是死，也不能给他们地！”说完，丁啸天把脖子猛地往壮汉的刀口上撞。丁寿田一声惊呼，壮汉本不准备杀人，又知道丁啸天若死了，地肯定要不成就，所以情急之下也猛地向后退。祁正祥大惊，他知道丁啸天一死，丁家肯定拼命，实非自己所愿，因此也急得站了起来。当人们注意力转向丁啸天时，丁四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刀架在了祁正祥脖子上。祁家大儿子祁春华见出手已晚，只好一把扯过丁啸天，狠狠掐住脖子。局势瞬间变化，众人来不及反应，竟有好几秒钟鸦雀无声，在一旁做和事佬的小神仙也惊得张大了嘴巴。

“哈哈哈哈哈！”丁寿田狂笑起来。

被刀架脖子的祁正祥面如土灰，一时无言以对。

丁寿田瞪着祁春华说：“儿子我不要了！不知道你还要不要你老子？”

祁家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是好。祁春华心如乱麻，渐渐松开了掐住丁啸天的手。

丁寿田见祁春华胆怯，便朝丁四喊道：“四儿，动手吧，儿子我不要了，咱跟他换这一条命！”

“慢！”祁春华喊道。他心想，老爹的命可不能丢，否则祁家可真要一

败涂地了，他丁寿田倒是豁得出一个小孩子的命！想到这里，祁春华沮丧地说：“你放了我爹，开个条件。”祁正祥看着儿子，无奈地摇摇头，他可没有丁啸天那股疯劲儿。

丁寿田抓起那张契约，“我也要地，而且，”他瞅了一眼小神仙，“以后土地庙由我丁家主祭。”在炎刘镇，土地庙作为民间权力的象征，一直是丁祁两家轮流主祭，这样一来，实际上是让祁家承认丁家是炎刘镇的领袖了。

祁春华看看老爹，心想丁寿田不求偿丁啸洪的命了，对祁家实在是大便宜，就算输一块地，也算和丁家平分秋色，所以准备答应。祁正祥看着大儿子，心知肚明，也只好点头。

丁啸天甩开祁春华的手，快步走到父亲身边。丁寿田一手抓住儿子，一手扶起已经瘫在地上的小神仙：“小神仙，还得你作保啊！哈哈！”

小神仙哆嗦着向祁春华望去，心想，这回炎刘镇总算能平静几年了。

第二章 红杏和黄英

炽热的阳光照耀着金黄的麦田。红杏微垂着头，任凭丁啸天看着她绯红的脸。丁啸天猛地握住她的双手，朝她散发着香气的身体扑去……

炎刘镇还是炎刘镇，大塘河依旧滋润着大山和平原。人们说不清中华民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最能让人感受到的变化是，镇上的人有好多正在加速地老去。

丁祁这两家死敌已经多年没有械斗了。仇恨虽然像坚冰一样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但比起让人应接不暇的世道变化，又显得那么过时和没有意义。

丁寿田老了。他知道自己的老对头祁正祥也已风雨飘摇，不过祁正祥近年又得了一个小儿子祁春牧，祁家人丁兴旺，这让土地庙相会以来一直占据上风的丁寿田颇为忧虑。小儿子丁啸天已经十七了，自从在祁家显了威风，愈加霸道顽劣。不老实读书倒是小事，只是丁啸天一直和丫头红杏纠缠，不肯娶亲，让丁寿田愁恼万分。他老丁家要是娶了丫头做太太，岂不是让外人笑掉大牙？

丁啸天虽然没读过几天书，但是颇爱给人题匾，不到几年的工夫，炎刘镇前前后后有半条街的商户都换成了署名“啸天”的牌匾，有的是巴结丁家，更多的则是慑于丁啸天的霸道，不得不为之。丁啸天的堂弟兼伴读丁文

才一看到匾上那些歪扭的字迹就不禁哑然失笑，但是这个哥哥虽然霸道，对自己实在是爱护有加。丁文才的家人已在丁祁两家械斗中身亡，所以丁寿田特别把从祁家赢来的地放在了丁文才的名下。

这一天，丁文才刚走进丁家大院的内院，见哥哥的相好红杏正捂着脸从侧门恋恋不舍地离开，再往堂屋一看，当家的丁寿田正危坐在太师椅上，一言不发。丁文才一猜便知情由，赶紧撒腿就跑，向丁啸天报信去。

红杏挚爱着丁啸天，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丁啸天，但是她也知道，这丁家门里容不下她这个丫头，迟早有这个了断。丁寿田给了她一笔钱，让她远远离开丁啸天。她虽然不舍，但是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力量去争取她的幸福。

她悻悻地来到大塘河边，看着宽阔的河水发呆。丁啸天是她的一切，但是现在她一切都没有了。她想就这样死了，但又盼望丁啸天能像天神那样出现在她面前，用强壮的臂膀带她远走高飞。不过这幻想终究是幻想，像天上灿烂的云朵，很快就随风消散了。

突然，岸边的芦苇丛里人影一晃，一个男人一把抓住了红杏的胳膊。红杏回头一看，一张狞笑的脸正对着她，正是丁啸天的死敌祁春华。

祁春华当年被丁啸天砍伤后就成了瘸子，他一心要报这一刀之仇，但既能报仇又让仇家抓不住把柄，谈何容易呢？可巧今天他正在大塘河边闲逛，远远地看见红杏站在河边，于是悄悄潜到跟前。他素来知道丁家的家事，今天一看便知道了个八九分，心想这回可让我逮着机会了，我祁老大让你丁啸天哭都找不着门！

红杏一见祁春华便大惊失色，心想自己已被赶出丁家，如今要是落在心上人仇家手里，对丁啸天真是奇耻大辱了。于是一狠心，猛地抓住祁春华腕子，张口便咬。祁春华没有防备，“哎哟”一声松开了红杏。红杏一咬牙，一头扎进了大塘河中。

祁春华一想糟糕，进退两难。正在犹豫之时，一块石头冷不丁地飞过来，正打在祁春华的瘸腿上，随着石头而来的正是丁啸天。